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呻吟語 問學

學必相講而後明，講必相宜而後盡。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，不相然諾承順，所謂審問明辨也。故當其時，道學大明，如撥雲披霧，白日青天，無纖毫障蔽。講學須要如此，無堅自是之心，惡人相直也。熟思審處，此四字德業之首務；銳意極力，此四字德業之要務；有漸無已，此四字德業之成務；深憂過計，此四字德業之終務。

靜是個見道的妙訣，只在靜處潛觀，六合中動的機括都解破。若見了，還有個妙訣以守之，只是一，一是大根本，運這一卻要因的通變。

學者只該說下學，更不消說上達。其未達也，空勞你說；其既達也，不須你說。故一貫惟參、賜可與，又到可語地位，才語又一個直語之，二個啟語之，便見孔子誨人妙處。

讀書人最怕誦底是古人語，做底是自家人。這等讀書雖閉戶□年，破卷五車，成甚麼用！

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。世之所抵死奔走者，皆假也。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，蓋藏不了。此鬼神之所把握，風雷之所呵護；天地無此不能發育，聖人無此不能參贊；朽腐得此可為神奇，鳥獸得此可為精怪。道也者，道此也；學也者，學此也。

或問：「孔子素位而行，非政不謀，而儒者著書立言，便談帝王之略，何也？」曰：古者□五而入大學，修齊治平此時便要理會。故陋巷而問為邦，布衣而許南面。由、求之志富強，孔子之志三代，孟子樂「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」，何曾便到手？但所志不得不然。所謂「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」，要知「以」個甚麼。「苟有用我者，執此以往」，要知「此」是甚麼。「大人之事備矣」，要知「備」個甚麼。若是平日如醉夢，全不講求，到手如癡呆，胡亂了事，如此作人，只是一塊頑肉，成甚麼學！即有聰明材辨之士，不過學眼前見識，作口頭說話，妝點支吾，亦足塞責。如此作人，只是一場傀儡，有甚實用！修業盡職之人，到手未嘗不學，待汝學成，而事先受其敝，民已受其病，尋又遷官矣。譬之饑始種粟，寒始紡綿，怎得奏功？此凡事所以貴豫也。

不由心上做出，此是噴葉學問；不在獨中慎超，此是洗面工夫，成得甚事。

「堯舜事功，孔孟學術」，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。或問：「堯舜事功，孔孟學術，何處下手？」曰：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此是孔孟學術；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，此是堯舜事功。總來是一個念頭。」

上吐下瀉之疾，雖日進飲食，無補於憔悴；入耳出口之學，雖日事講究，無益於身心。

天地萬物只是個漸，理氣原是如此，雖欲不漸不得。而世儒好講一頓字，便是無根學問。

只人人去了我心，便是天清地寧世界。

塞乎天地之間，盡是浩然了。愚謂根荄須栽入九地之下，枝梢須插入九天之上，橫拓須透過八荒之外，才是個圓滿工夫，無量學問。

我信得過我，人未必信得過我，故君子避嫌。若以正大光明之心如青天白日，又以至誠惻怛之意如火熱水寒，何嫌之可避。故君子學問第一要體信，只信了，天下無些子事。

要體認，不須讀盡古今書，只一部《千字文》，終身受用不盡。要不體認，即三墳以來卷卷精熟，也只是個博學之士，資談口、侈文筆、長盛氣、助驕心耳。故君子貴體認。

悟者，吾心也。能見吾心，便是真悟。

明理省事，此四字學者之要務。

今人不如古人，只是無學無識。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，才正大，才中平。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，已自可笑，況將眼前聞見、自己聰明，翹然不肯下人，尤可笑也。

學者大病痛，只是器度小。

識見議論，最怕小家子勢。

默契之妙，越過六經千聖，直與天地談，又不須與天交一語，只對越仰觀，兩心一個耳。

學者只是氣盈，便不長進。含六合如一粒，覓之不見；吐一粒於六合，出之不窮，可謂大人矣。而自處如庸人，初不自表異；退讓如空夫，初不自滿足，抵掌攘臂而視世無人，謂之以善服人則可。

心術、學術、政術，此三者不可不辨也。心術要辨個誠偽，學術要辨個邪正，政術要辨個王伯。總是心術誠了，別個再不差。

聖門學問心訣，只是不做賊就好。或問之。曰：「做賊是個自欺心，自利心，學者於此二心，一毫擺脫不盡，與做賊何異？」

脫盡氣習二字，便是英雄。

理以心得為精，故當沉潛。不然，耳邊口頭也。事以典故為據，故當博洽。不然，臆說杜撰也。

天是我底天，物是我底物。至誠所通，無不感格，而乃與之扞隔抵牾，只是自修之功未至。自修到格天動物處，方是學問，方是工夫。未至於此者，自愧自責不暇，豈可又萌出個怨尤底意思？

世間事無巨細，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。才行一事，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？才處一人，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？至於起居、言動、語默，無不如此，久則古人與稽，而動與道合矣。

其要在存心，其工夫又只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：「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，可以藥我某事之病。」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，不待思索矣。

扶持資質，全在學問，任是天資近聖，少此二字不得。三代而下無全才，都是負了在天，欠了在我的，縱做出掀天揭地事業來，仔細看他，多少病痛！

勸學者欲之以名利，勸善者欲之以福樣。哀哉！

道理書盡讀，事務書多讀，文章書少讀，閒雜書休讀，邪妄書焚之可也。

君子知其可知，不知其不可知。不知其可知則愚，知其不可知則鑿。

余有責善之友，既別兩月矣，見而問之曰：「近不聞僕有過？」友曰：「子無過。」余曰：「此吾之大過也。有過之過小，無過之過大，何者？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，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，過有大於此者乎？使余即聖人也，則可。余非聖人，而人謂無過，余其大過哉！」

工夫全在冷清時，力量全在濃豔時。

萬仞峻嶒而呼人以登，登者必少。故聖人之道平，賢者之道峻。穴隙迫窄而招人以入，入者必少。故聖人之道博，賢者之道狹。

以是非決行止，而以利害生悔心，見道不明甚矣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自堯舜以至於途之人，必有所以汲汲皇皇者，而後其德進，其業成。故曰：雞鳴而起，舜、跖之徒皆有所孳孳也。無所用心，孔子憂之曰：「不有博奕者乎？」懼無所孳孳者，不舜則跖也。今之君子縱無所用心，而不至於為跖，然飽食終日，惰慢彌年，既不作山林散客，又不問廟堂急務，如醉如癡，以了日月。《易》所謂「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」，果是之謂乎？如是而自附於清高賢，吾不信也。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，不出憂勤惕勵四字。其最親切者，曰：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」此四語不獨作相，士、農、工、商皆可作座右銘也。

怠惰時看工夫，脫略時看點檢，喜怒時看涵養，患難時看力量。

今之為學子文者，遇為學題目，每以知行作比。試思知個甚麼？行個甚麼？遇為政題目，每以教養作比。試問做官養了那個？教了那個？若資口舌浮談，以致致其身，以要國家寵利，此與誑騙何異？吾輩宜惕然省矣。

聖人以見義不為屬無勇，世儒以知而不行屬無知。聖人體道有三達德，曰：智、仁、勇。世儒曰知行。只是一個不知，誰說得是？愚謂自道統初開，工夫就是兩項，曰惟精察之也，曰惟一守之也。千聖授受，惟此一道。蓋不精則為孟浪之守，不一則為想象之知。曰思，曰學，曰致知，曰力行，曰至明，曰至健，曰問察，曰用中，曰擇乎中庸、服膺勿失，曰非知之艱、惟行之艱，曰非苟知之、亦允蹈之，曰知及之、仁守之，曰不明乎善、不誠乎身。

自德性中來，生死不變；自識見中來，則有時而變矣。故君子以識見養德性。德性堅定則可生可死。

昏弱二字是立身大業障，去此二字不得，做不出一分好人。

學問之功，生知聖人亦不敢廢。不從學問中來，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，都是氣質作用。氣象豈不炫赫可觀，一入聖賢秤尺，坐定不妥貼。學問之要如何？隨事用中而矣。

學者，窮經博古，涉事籌今，只見日之不足，惟恐一登薦舉，不能有所建樹。仕者，修政立事，淑世安民，只見日之不足，惟恐一旦升遷，不獲竟其施為。此是確實心腸，真正學問，為學為政之得真味也。

進德修業在少年，道明德立在中年，義精仁熟在晚年。若五□以前德性不能堅定，五□以後愈懶散，愈昏弱，再休說那中興之力矣。

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。才藝不足驕人，德行是我性分事，不到堯舜周孔，便是欠缺，欠缺便自可恥，如何驕得人？

有希天之學，有達天之學，有合天之學，有為天之學。

聖學下手處，是無不敬；住腳處，是恭而安。

小家學問不可以語廣大，困障學問不可以語易簡。

天下至精之理，至難之事，若以潛玩沉思求之，無厭無躁，雖中人以下，未有不得者。

為學第一工夫，要降得浮躁之氣定。

學者萬病，只個靜字治得。

學問以澄心為大根本，以慎口為大節目。

讀書能使人寡過，不獨明理。此心日與道俱，邪念自不得乘之。

無所為而為，這五字是聖學根源。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。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為上來，只為毀譽利害心脫不去，開口便是如此。

已所獨知，盡是方便；人所不見，盡得自由。君子必兢兢然細行，必謹小物不遺者，懼工夫之間斷也，懼善念之停息也，懼私欲之乘間也，懼自欺之萌蘖也，懼一事苟而其徐皆苟也，懼閒居忽而大庭亦忽也。故廣眾者，幽獨之證佐；言動者，意念之枝葉。意中過，獨處疏，而□目□手能指視之者，枝葉、證佐上得之也。君子奈何其慢獨？不然，苟且於人不見之時，而矜持於視爾友之際，豈得自然？豈能周悉？徒爾勞心，而慎獨君子已見其肺肝矣。

古之學者在心上做工夫，故發之外面者為盛德之符；今之學者在外面做工夫，故反之於心則為實德之病。

事事有實際，言言有妙境，物物有至理，人人有處法，所貴乎學者，學此而已。無地而不學，無時而不學，無念而不學，不會其全、不諳其極不止，此之謂學者。今之學者果如是乎？

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，役志於靡麗刻削之辭，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，爭勝於煩勞苛瑣之儀，可哀矣！而醉夢者又貿貿昏昏，若癡若病，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，不尤可哀哉？是故學者貴好學，尤貴知學。

天地萬物，其情無一毫不與吾身相干涉，其理無一毫不與吾身相發明。

凡字不見經傳，語不根義理，君子不出諸口。

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，學之；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，諱之。

無才無學，士之羞也；有才無學，士之憂也。夫才學非有之為難，降伏之難。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，非以矜己也；以濟世也，非以誇人也。故才學如劍，當可試之時一試，不則藏諸室，無以衒弄，不然，鮮不為身禍者。自古□人而□，百人而百，無一倖免，可不憂哉？

人生氣質都有個好處，都有個不好處、學問之道無他，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，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。

道學不行，只為自家根腳站立不住。或倡而不和，則勢孤；或守而眾撓，則志惑，或為而不成，則氣沮；或奪於風俗，則念雜。要挺身自拔，須是有萬夫莫當之勇，死而後已之心。不然，終日三五聚談，焦唇敝舌，成得甚事？

役一己之聰明，雖聖人不能智；用天下之耳目，雖眾人不能愚。

涵養不定底，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？即知識已到，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，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。到堅定時，隨常變、窮達、生死只一般；即有難料理處，亦自無難。若乎日不

遇事時，盡算好人，一遇個小小題目，便考出本態，假遇著難者、大者，知成個甚麼人？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，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。

屋漏之地可服鬼神，室家之中不厭妻子，然後謂之真學、真養。勉強於大庭廣眾之中，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，遂稱之曰賢人，君子恐未必然。

這一口呼吸去，萬古再無復返之理。呼吸暗積，不覺白頭，靜觀君子所以撫脾而愛時也。然而愛時不同，富貴之士歎榮顯之未極，功名之士歎事業之未成，放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，貪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。然猶可取者，功名之士耳。彼三人者，何貴於愛時哉？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，歎義理之無窮，天生此身無以稱塞，誠恐性分有缺，不能全歸，錯過一生也。此之謂真愛時。所謂此日不再得，此日足可惜者，皆救火追亡之念，踐形盡性之心也。嗚呼！不患無時，而患奔時。苟不棄時，而此心快足，雖夕死何恨？不然，即百歲，幸生也。

身不修而惴惴焉，毀譽之是恤；學不進而汲汲焉，榮辱之是憂，此學者之通病也。

冰見烈火，吾知其易易也，然而以熾炭鑠堅冰，必徐徐而後盡；盡為寒水，又必待徐徐而後溫；溫為沸湯，又必待徐徐而後竭。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？是故善學者無躁心，有事勿忘從容以俟之而已。

學問大要，須把天道、人情、物理、世故識得透徹，卻以胸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。

與人為善，真是好念頭。不知心無理路者，淡而不覺；道不相同者，拂而不入。強聒雜施，吾儒之戒也。孔子啟憤發、悱復、三隅，中人以下不語上，豈是倦於誇人？謂兩無益耳。

故大聲不煩奏，至教不苟傳。

羅百家者，多浩瀚之詞；工一家者，有獨詣之語。學者欲以有限之目力，而欲竟其律涯；以鹵莽之心思，而欲探其蘊奧，豈不難哉？故學貴有擇。

講學人不必另尋題目，只將四書六經發明得聖賢之道精盡有心得。此心默契千古，便是真正學問。

善學者如闢市求前，摩肩重足得一步便緊一步。

有志之士要百行兼修，萬善俱足。若只作一種人，碌碌自守，沾沾自多，這便不長進。

《大學》一部書，統於明德兩字；《中庸》一部書，統於修道兩字。

學識一分不到，便有一分遮障。譬之掘河分隔，一界土不通，便是一段流不去，須是衝開，要一點礙不得。涵養一分不到，便有一分氣質。譬之燒炭成熟，一分木未透，便是一分煙不止，須待灼透，要一點煙也不得。

除了中字，再沒道理；除了敬字，再投學問。

心得之學，難與口耳者道；口耳之學，到心得者前，如權度之於輕重短長，一毫掩護不得。

學者只能使心平氣和，便有幾分工夫。心乎氣和人遇事卻執持擔當，毅然不撓，便有幾分人品。

學莫大於明分。進德要知是性分，修業要知是職分，所遇之窮通，要知是定分。

一率作，則覺有意味，日濃日豔，雖難事，不至成功不休；一間斷，則漸覺疏離，日畏日怯，雖易事，再使繼續甚難。是以聖學在無息，聖心曰不已。一息一已，難接難起，此學者之大懼也。余平生德業無成，正坐此病。《詩》曰：「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於光明。」吾黨日宜三復之。

堯舜禹湯文武，全從「不自滿假」四字做出，至於孔子，平生謙退沖虛，引過自責，只看著世間有無窮之道理，自家有未盡之分量。聖人之心蓋如此。孟子自任太勇，自視太高，而孜孜向學，欲欲自嫌之意，似不見有。宋儒口中談論都是道理，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，豈不聖賢路上人哉？但人非堯舜，誰無氣質稍偏，造詣未至，識見未融，體驗未到，物欲未忘底過失？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，再不肯口中說出，以自勉自責；亦不肯向別人招認，以求相勸相規。所以自孟子以來，學問都似登壇說法，直下承當，終日說短道長，談天論性，看著自家便是聖人，更無分毫可增益處。只見見識，便與聖人作用已自不同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？

性躁急人，常令之理紛解結；性遲緩人，常令之逐獵追奔。推此類，則氣質之性無不漸反。

恒言「平穩」二字極可玩。蓋天下之事，惟平則穩，行險亦有得底，終是不穩。故君子居易。

二分，寒暑之中也，晝夜分停，多不過七、八日；二至，寒暑之偏也，晝夜偏長，每每二□三日。始知中道難持，偏氣易勝，天且然也。故堯舜毅然曰「允執」，蓋以人事勝耳。

裡面五分，外面只發得五分，多一釐不得；裡面□分，外面自發得□分，少一釐不得。誠之不可掩如此夫，故曰「不誠無物」。

休躡著人家腳跟走，此是自得學問。

正門學脈切近精實，旁門學脈奇特玄遠；正門工夫戒慎恐懼，旁門工夫曠大逍遙；正門宗旨漸次，旁門宗旨逕頓；正門造詣俟其自然，旁門造詣矯揉造作。

或問：「仁、義、禮、智發而為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，便是天則否？」曰，「聖人發出來便是天則，眾人發出來都落氣質，不免有太過不及之病。只如好生一念，豈非惻隱？至以面為犧牲，便非天則。」

學問博識強記易，會通解悟難。會通到天地萬物[已難]，解悟到幽明古今無間為尤難。

強恕是最拙底學問，三近人皆可行，下此無工夫矣。

王心齋每以樂為學，此等學問是不會苦的甜瓜。入門就學樂，其樂也，逍遙自在耳，不自深造真積、憂勤惕勵中得來。孔子之樂以忘憂，由於發憤忘食；顏子之不改其樂，由於博約克復。其樂也，優游自得，無意於歡欣，而自不擾，無心於曠達，而自不悶。若覺有可樂，還是乍得心；著意學樂，便是助長心，幾何而不為猖狂自恣也乎？

余講學只主六字，曰天地萬物一體。或曰：「公亦另立門戶耶？」曰：「否。只是孔門一個仁字。」

無慎獨工夫，不是真學問；無大庭效驗，不是真慎獨。終日嘵嘵，只是口頭禪耳。

體認要嘗出悅心真味工夫，更要進到百尺竿頭始為真儒。

向與二三子暑月飲池上，因指水中蓮房以談學問曰：「山中人不知蓮，於藥鋪買得乾蓮肉，食之稱美。後入市買得久摘鮮蓮，食之更稱美也。」余歎曰：「渠食池上新摘，美當何如？一摘出池，真味猶漓，若臥蓮舟挽碧筒就房而裂食之，美更何如？今之體認皆食乾蓮肉者也。又如這樹上胡桃，連皮吞之，不可謂之不吃，不知此果須去厚肉皮，不則麻口；再去硬骨皮，不則損牙；再去瓢上粗皮，不則澀舌；再去薄皮內萌皮，不則欠細膩。如是而漬以蜜，煎以糖，始為盡美。今之工夫，皆囫圇吞胡桃者也。如此體認，始為精義入神；如此工夫，始為義精仁熟。」

上達無一頓底。一事有一事之上達，如灑掃應對，食息起居，皆有精義入神處。一步有一步上達，到有恒處達君子，到君子處達聖人，到湯武聖人達堯舜。堯舜自視亦有上達，自歎不如無懷葛天之世矣。

學者不長進，病根只在護短。聞一善言，不知不肯問；理有所疑，對人不肯問，恐人笑己之不知也。孔文子不恥下問，今也恥上問；顏子以能問不能，今也以不能問能。若怕人笑，比德山捧臨濟喝法壇對眾如何承受？這般護短，到底成個人笑之人。一笑之恥，而終身之笑顧不恥乎？兒曹戒之。

學問之道，便是正也，怕雜。不一則不真，不真則不精。入萬景之山，處處堪游，我原要到一處，只休亂了腳；入萬花之谷，朵朵堪觀，我原要折一枝，只休花了眼。

日落趕城門，遲一腳便關了，何處止宿？故學貴及時。懸崖抱孤樹，鬆一手便脫了，何處落身？故學貴著力。故傷悲於老大，要追時除是再生；既失於將得，要仍前除是從頭。

學問要訣只有八個字：「涵養德性，變化氣質。」守住這個，再莫問迷津問渡。

點檢將來，無愧心，無悔言，無恥行，胸中何等快樂！只苦不能，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。常見王心齋「學樂歌」，心頗疑之，樂是自然養盛所致，如何學得。

除不了「我」，算不得學問。

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。蓋學問之理，雖全於吾心，而學問之事，則皆古今名物，人人而學，事事而問，攢零合整，融化貫串，然後此心與道方洽洽暢快。若怠於考古，恥於問人，聰明只自己出，不知怎麼叫做學者。

聖人千言萬語，經史千帙萬卷，都是教人學好，禁人為非。若以先哲為依歸，前言為律令，即一二語受用不盡。若依舊作世上人，或更污下，即將蒼頡以來書讀盡，也只是個沒學問底人。

萬金之賈，貨雖不售不憂；販夫閉門數日，則愁苦不任矣。凡不見知而慍，不見是而悶，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。

善人無邪夢，夢是心上有底。男不夢生子，女不夢娶妻，念不及也。只到夢境，都是道理上做。這便是許大工夫，許大造詣。

天下難降伏、難管攝底，古今人都做得來，不謂難事。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，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裡。

吾友楊道淵常自嘆恨，以為學者讀書，當失意時便奮發，曰：「到家卻要如何？」及奮發數日，或倦怠，或應酬，則曰：「且歇下一時，明日再做。」且、卻二字循環過了一生。予深味其言。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為且、卻二字所牽縛，白首竟成浩嘆。果能一旦奮發有為，鼓舞不倦，除卻進德是斃而後已工夫，其餘事業，不過五年七年，無不成就之理。

君子言見聞，不言不見聞；言有益，不言不益。

對左右言，四顧無愧色；對朋友言，臨別無戒語，可謂光明矣，胸中何累之有？

學者常看得為我之念輕，則欲念自薄，仁心自達。是以為仁工夫曰「克己」，成仁地位曰「無我」。

天下事皆不可溺，惟是好德欲仁不嫌於溺。

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，只有些須意念之萌，面上便帶著。聖賢志大心虛，只見得事事不如人，只見得人人皆可取，矜念安從生？此念不忘，只一善便自足，淺中狹量之鄙夫耳。

師無往而不在也，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，三人行則師惡人矣。予師不止此也，鶴之父子，蟻之君臣，鴛鴦之夫婦，果然之朋友，鳥之孝，騶虞之仁，雉之耿介，鳩之守拙，則觀禽哭而得吾師矣。松柏之孤直，蘭芷之清芳，萍藻之潔，桐之高秀，蓮之淄泥不染，菊之晚節愈芳，梅之貞白，竹之內虛外直、圓通有節，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。山之鎮重，川之委曲而直，石之堅貞，淵之涵蓄，土之渾厚，火之光明，金之剛健，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。鑒之明，衡之直，權之通變，量之有容，機之經綸，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。嗟夫！能自得師，則盈天地間皆師也。不然堯舜自堯舜，朱均自朱均耳。

聖賢只在與人同欲惡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，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」，便是聖人。能近取譬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，便是賢者。專所欲於己，施所惡於人，便是小人。學者用情，只在此二字上體認，最為吃緊，充得盡時，六合都是個，有甚一己。

人情只是個好惡，立身要在端好惡，治人要在同好惡。故好惡異，夫妻、父子、兄弟皆寇仇；好惡同，四海、九夷、八蠻皆骨肉。

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有志者事竟成，那怕一生昏弱。「內視之謂明，反聽之謂聰，自勝之謂強。」外求則失愈遠，空勞百倍精神。

寄講學諸云：「白日當天，又向蟻封尋燭火；黃金滿室，卻穿鶉結丐藜羹。」

歲首桃符：「新德隨年進，昨非與歲除。」

縱作神仙，到頭也要盡；莫言風水，何地不堪埋？